

老家的房

■ 吴树鸣

春天的麦苗像一片绿色的海,风一吹就起波浪。夏天的荷花开了,一朵朵像小姑娘的脸,红扑扑的,农村的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到池塘边,摘一片荷叶顶在头上,那荷叶就是一把大绿伞,把孩子们整个罩在荫凉里。到了晚上,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唱,那声音软绵绵的,赛过城里任何一首催眠曲。秋天就更不用说了,果园里红彤彤的一片,阳光照在田野上,照在一张张丰收的脸上,暖洋洋的,让人从心里往外觉得舒坦。冬天的时候,树木脱了衣裳,光秃秃地站在风里,像一个个士兵,守着这片土地。

民军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,可这些景致他一辈子也忘不掉。他时常在城里高楼上的家里,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,脑子里就冒出老家那些画面来。那画面是有颜色的,绿的麦苗,红的荷花,黄的果子,白的雪花,一年四季轮着番地往他眼前晃。他想,这辈子不管走到哪里,根总归是扎在那片土里的。

可那片土也不全是好的。

民军心里清楚得很。落后的医疗,简陋的教育,冬天冷得缩手缩脚,夏天蚊虫多得能把人抬走。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人情往来,张家娶媳妇,李家嫁闺女,王家老人过世,赵家孩子满月,礼金一项都不能少。更有甚者,村里总有那么些人,笑你无,恨你有,你穷了他看不起你,你富了他背地里嚼你的舌头,更有甚者,家族大又没有文化的一些人,常年在村里飞扬跋扈,嚣张欺人,他们大法不犯,小法不断,逮捕又不够条件,随时随地尽干些鸡鸣狗盗之事。这些事,民军不是不知道。

但民军还是要在老宅上重修新房。

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纠结了七八年,像一棵树,一年比一年长得大,根一年比一年扎得深。他跟妻子瑞丽提过很多回,瑞丽一开始是不同意的。瑞丽是大学讲师,说话做事都讲道理,她把账一笔一笔算给民军听:儿子小文马上高考,补习班的费用不能省;城里的房贷还有几年才还清;两个人虽然收入不算低,但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,哪能随随便便就往农村扔个几十近百万?

民军听的时候不吭声,闷着头坐在沙发上,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膝盖。瑞丽以为他听进去了,可过不了半个月,他又会冷不丁地说一句:“我还是想把老家的房子修一修。”

瑞丽就叹气,叹完了也不再说啥。她晓得民军这个人,别的事都好商量,唯独老家的事,他是犟的。

民军有自己的道理。头一条,老人还得住。他爹娘都七十多了,住在老屋里,那房子还是八十年代盖的,墙皮掉了,屋顶漏了,一到下雨天,屋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接水。他每次回去看到爹娘佝偻着腰在昏暗的屋子里忙活,心里就跟针扎一样。他想,哪怕不为别的,就为了让爹娘晚年住得敞亮些,这房子也该盖。

第二条,是脸面。这话民军嘴上不说,可心里是有的。他当年考学进城,在村里是头一份,乡亲们都说他有出息。这些年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,可老家的房子要是破破烂烂的,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当面嘴上不说,背地里还不是常嘀咕: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,连个房子都盖不起?民军是个要强的人,这口气他咽不下。

第三条,是情分。家里亲戚全在老家,婚丧嫁娶大小事宜,他民军不能不去。去了就得有个地方住,带着瑞丽带着小文,总不能年年住旅馆。再说了,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,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,将来有一天他死了,还得埋在这里。

民军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念头有点荒唐。他已经在城里扎了根,有房有车,老婆体面,儿子出息,按说啥也不缺了。可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缺什么呢?他说不上来。大概就是缺那么一个地方,一个他可以随时回去、永远属于他的地方。城里的房子再好,那也是商品房,七十年的产权,哪天说拆就拆了。可老家的宅子不一样,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,是他民军的根。

他把这些话说给瑞丽听,瑞丽沉默了很久,最后说了一句:“你要是实在想盖,那就盖吧,但别太逞强,有多少钱办多大事。”

民军心里一热,握了握瑞丽的手,没说话。

可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

他有个大学同学叫向前,两人关系不错,逢年过节还通个电话。向前听说了他要回老家盖房的事,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,一开口就说:“民军,你疯了?”

民军一愣:“怎么了?”

向前就把账一笔一笔给他算。向前说,你以为二三十万能盖栋像样的小洋楼?太天真了。现在人工多贵你知不知道?钢筋、水泥、瓷砖、门窗,哪样不是天价?光是主体完工,两层小楼少说就得三四十万,再加上装修、通水电、砌围墙、整院子,七七八八下来,没有五六十万根本拿不下来。这笔钱,是你抠了半辈子的养老钱,是你不敢生病、不敢失业、熬出来的血汗钱。一把砸进农村的砖瓦里,瞬间就掏空家底。你这是把养老的底气,彻底花光。

民军在电话这头没吭声,向前说的每一条他都想过,可每一条他都觉得不至于那么严重。向前又说:“房子盖好了,你以为就能落叶归根了?大概率是一辈子的累赘。你还得在城里上班赚钱,养孩子还房贷,一年到头回不去两三次。几十万盖的新房,没人守,没人气,风吹雨淋,墙皮慢慢脱落,家具发霉,院子长满杂草,老鼠虫子乱窜。逢年过节回去,还要花力气打扫修修补补,刚花几十万建的家,变成昂贵的摆设。想卖?没人能接愿接敢接;想租?门都没有。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半辈子积蓄,变成一堆不能吃不能花的废砖。”

向前越说越激动,民军却越听越沉默。他不是没想过这些,可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,到底不一样,像一根根针,扎在他心上最软的地方。

向前又说:“再说咱们马上退休,面临养老,这才是最扎心的。农村最致命的短板是医疗。别觉得小病小痛无所谓,人老了,最怕的就是突发状况。乡镇卫生院看个感冒发烧还行,稍微严重一点,比如高血压突发、脑梗心梗,根本处理不了。你得驱车几十公里往城里大医院赶,早高峰堵车排队等检查,折腾下来,最佳抢救时间早就错过了。子女都在城里安家,不可能天天守在农村,半夜老人不舒服,连个送医的人都没有。所谓的养老,其实是拿命赌运气。”

向前说完这些,最后说了一句:“民军,我不是拦你,我是心疼你。咱都是普通人,输不起,也耗不起。”

民军挂了电话,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了很久的呆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,远处有车灯一闪一闪地亮着,城里的夜永远是这样,嘈杂又安静。他想起了老家的夜,黑黢黢的,只有知了和青蛙叫,那声音软绵绵的,赛过催眠曲。他想起了小时候,夏天的傍晚,他光着脚在池塘边跑,头顶着一片荷叶,荷叶上还滚着亮晶晶的水珠。他想起了秋天,果园里的果子熟了,他爬到树上去摘,树枝压弯了,他摔下来,屁股疼了好几天。他想起了冬天,雪花落在屋顶上,落在院子里,他堆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,鼻子插了一根胡萝卜。他想起了春天,麦苗绿得晃眼睛,他跟着爹娘下地干活,太阳晒得后背发烫,他弯着腰,一把一把地拔草,手上全是泥。

这些东西,城里的房子给不了他。

他这个犟啊……最后还是决定盖。

瑞丽没再拦他,只是把家里的存折拿出来,一笔一笔地算。两个人攒了这些年,加上民军父母也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,凑了将近五十多万。瑞丽说:“就这些了,花超了我可拿不出来。”

民军说:“够用了。”

可实际上不够。房子从春天开始动工,地基一下去,钱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。钢筋水泥涨了价,工人工资涨了价,连运沙子的运费都涨了。民军一趟一趟地往老家跑,跟包工头讨价还价,跟材料商讨账,跟村里的干部办手续。他瘦了一圈,脸上的皱纹深了,头上的白头发也多了。瑞丽心疼他,说要不就别盖了,可民军摇摇头,说都盖到一半了,哪有停下来的道理。

到了秋天,房子总算封了顶。两层的小楼,白墙黛瓦,在村里算得上气派。民军站在院子里,看着这栋新房子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高兴是高兴的,可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沉重。他算了算账,已经花了六十多万,比预算超出了十万左右,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。瑞丽知道后没说什么,可晚上睡觉的时候,民军听到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

房子装修好以后,民军把爹娘接了进来。爹坐在新客厅的沙发上,手摸着光滑的扶手,嘴里念叨着“好好好”,眼眶却红了。娘在厨房里转了一圈,说这灶台太高了,她够不着。民军听了,鼻子一酸,赶紧说没事没事,我回头给您改。

爹娘住进去了,可民军自己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次。他在城里有工作,有房贷,有老婆孩子要养,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年过节回去住几天。过年的时候,他带着瑞丽和小文回去,小文嫌屋里冷,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,瑞丽忙着收拾这收拾那,脸上带着笑,可民军看得出来,她不习惯。住了三天,瑞丽就说要回去,说小文的作业还没写完,补习班要开课了。民军没说什么,收拾了东西,开车回了城。

车开出村子的时候,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新房子,白墙黛瓦,在冬日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地立着,像个守门人。他爹站在门口,佝偻着腰,朝他挥了挥手。民军按了一下喇叭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他想着,等以后退休了,就回来住。种种菜,养养鸡,约上几个老朋友喝喝酒,多好。可他又想起了向前说的话,想起瑞丽的不习惯,想起小文嫌冷的样子,想起农村没有好医院,想起那些无休止的人情往来,想起那些笑你无恨你有的邻居,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,沉甸甸的。

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。他只知道,这栋房子他盖了,花光了半辈子的积蓄,欠了一屁股债,可他并不后悔。这是他民军的根,是他爹娘的晚年,是他死了以后要埋的地方。

夜里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,凉飕飕的。民军听着窗外城里的车声,脑子里却响起了老家的知了声,那声音软绵绵的,像一首催眠曲。他想,等忙完这阵子,就回去一趟,回去看看爹娘,看看那栋房子,看看那片绿油油的麦苗。

想着想着,他睡着了。梦里,他又变成了那个光着脚丫在池塘边跑的孩子,头顶着一片荷叶,荷叶上滚着亮晶晶的水珠。阳光照在田野上,暖暖的,他从心里往外地觉得舒坦。

养兰记

■ 杨稳新

养兰,是我藏于心间多年的一桩夙愿。岁岁慕兰,却始终不敢轻易莳养一株。我深爱兰花之清雅,敬仰幽兰之风骨,沉醉兰草之隽姿。世人皆说兰性灵通透、品性娇贵,养护稍有差池,便会叶枯韵散、生机尽失。我惜兰如惜君子,唯恐自己照料不周,辜负这天地间的清雅灵韵,折损其一脉生机。是以久慕而不敢轻取,唯有遥遥观其风骨,于心间默默向往。

我与兰花结缘,并非刻意求取,皆是机缘巧合,顺其自然而成。昔年友人得一盆名贵幽兰,初获之时,兰叶纤长舒展、苍翠莹润,身姿挺拔灵动,清气内敛藏韵,全然是谦谦君子之态。奈何友人常于室内吸烟,终日烟气氤氲、浊气充盈。兰花本是空谷遗仙、清灵之物,最忌尘秽熏染、浊气侵蚀。日积月累,烟尘堵塞其叶孔,浊气耗散其元神。昔日神采斐然的幽兰,渐渐枝叶蔫垂、色泽黯淡,勃勃生机缓缓消散。

友人百般调理、束手无策,素知我惜兰爱兰,便将这盆日渐萎靡的珍兰赠予我。我本不欲收纳,然感其心意诚挚,亦怜惜幽兰憔悴之态,终究欣然收下。此便是我养兰之始。

我的书斋画室,无烟尘纷扰,日常清茶伴笔墨,窗开清风入案,闲时常放轻音乐,一室清雅安宁。得此残兰,我悉心照料、静心调养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平日静坐画室,常摹兰之风姿以学行草,临山石气韵以写魏碑,笔墨修身,与兰相伴。历时半载,这盆饱受浊气摧残的幽兰,竟缓缓复苏重生。枝叶次第舒展,青翠之色如初,渐渐养回独有的精气神韵,重归清雅本貌。

如今案头幽兰,亭亭玉立、生机盎然。偶有花开,只绽一朵,不艳不俗、素雅淡然,幽香清远、若隐若现,尽展兰之洁身自好、孤高自持的君子风骨。家中若有来客吸烟,我必请至室外,护此一室清净。我日常读书写字、挥毫作画,心境恬淡、居所清寂,恰好与幽兰通透纯粹的天性默然契合。

几番莳养、数度波折,终让我读懂:兰花难养,不在水土,而在气韵。空谷幽兰,天生自带君子风骨。经年养兰、朝夕悟兰,终得六重养护真谛:喜光,贵在光而不耀,忌烈日灼叶、强光伤身;喜阴,贵在阴而不暗,厌幽暗闭塞、沉郁无光;喜润,贵在润而不浊,恶烟尘缭绕、秽气侵体;喜风,贵在轻而不厉,怕狂风肆虐、劲风吹折;喜静,贵在静而不寂,怕喧嚣纷扰、躁动乱神;喜水,贵在水而不溺,忌积水淤积、涝根腐本。

世人养兰,多执着于土肥水足、精心堆砌,却不知兰之生机魂魄,全系于一室清和之气。浊气伤其肌理,噪音扰其元神,厉风损其枝叶,积水腐其根本,躁动耗其心魂。水土,只能养兰之外形;清静,方能育兰之本心。

我养兰,不贵名种之珍稀,不贪花姿之艳丽,独珍兰之品格、独敬兰之气节。兰心蕙质,香远益清;处烦浊则萎靡,居清寂则繁盛。草木心性如此,君子修身亦然。

观兰悟心,写兰修身。闲暇绘兰草一丛,寄情笔墨,赋诗自勉:桃李好画兰难写,丹青最难是精神。不经几番寂清冷,怎知君子高洁魂。



西部影评

刻在骨血里的坚守

——《得闲谨制》:小人物的抗战史诗与精神传承

■ 冯敏越



当2025年末的银幕被各类视效大片席卷时,兰晓龙编剧、孔笙执导,肖战领衔主演的《得闲谨制》以其独特的微观视角和深沉的人文力量,成为年底的惊喜之作。这部跳出传统抗战片宏大叙事框架的作品,将镜头对准战火中的平凡百姓,用“得闲”的和平奢望与“谨制”的精神坚守,编织出一曲小人物的抗战悲歌。它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,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当代诠释,让观众在笑与泪的交织中,读懂平凡人在绝境中迸发的非凡力量。

片名:“得闲”的奢望与“谨制”的脊梁

《得闲谨制》的片名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注脚,四字箴言承载着主创团队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思考。“得闲”二字,既是主角莫得闲的姓名,更是战乱年代亿万百姓最朴素的生存向往——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,能有片刻安稳、一餐热饭、一方容身之所,便是最大的奢望。影片开篇,南京沦陷后的逃亡船上,莫得闲抱着仅剩的亲人太爷,眼神里没有英雄的豪情,只有对活下去的卑微渴求;在戈止镇的三年安稳时光里,他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守护妻儿、修缮房屋,做一个普通的匠人。这种对“得闲”的执着追求,让角色摆脱了悬浮的英雄叙事,成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而“谨制”二字,则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与灵魂所在。它源自中国传统工匠“物勒工名”的职业操守,是莫得闲刻在每一件手作上的承诺,更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精神品格。作为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八级钳工,莫得闲的“谨制”最初体现在技艺的精进上——逃亡途中,他用精湛手艺修复卡死的炮栓,挽救全船人的性命;在戈止镇,他将房屋建造得坚不可摧,把日常工具改造成防御武器,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匠的严谨与责任。随着剧情推进,“谨制”的内涵不断升华:当他在即将引爆的竹制旗杆上刻下这四字时,它成为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宣言;当全镇百姓拿起农具奋起反抗时,它化作绝境中不屈的民族脊梁。正如孔笙导演所言:“这四个字是工艺的坚守更是精神的传承,代表着千千万万个老百姓像莫得闲那样,秉持勇毅执着的工匠精神,同心御敌、为家而战。”

“得闲”与“谨制”的辩证关系,构成了影片最动人的叙事张力。乱世之中,“得闲”是遥不可及的梦想,而“谨制”则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路径。莫得闲从最初只想“苟活”的匠人,到最终带领百姓殊死抗争的领袖,其转变的核心正是理解了这一道理——唯有以严谨的态度、坚定的意志、精湛的本领守护家园,才能换来真正的“得闲”。这种从个人生存到集体抗争的升华,让影片的主题超越了单纯的抗战叙事,成为对人性、责任与传承的永恒叩问。

从“小人物”到“大英雄”的觉醒之路

《得闲谨制》最成功的突破,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抗战片的英雄塑造范式,将镜头对准了一群“不完美”的普通人,通过细腻的人物弧光,展现了全民抗战的真实底色。肖战饰演的莫得闲,无疑是这部群像戏的核心,他用层次分明的表演,完成了一个从怯懦到勇敢、从守家到卫国的完整蜕变。

莫得闲的觉醒之路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三次关键的“失去与重建”。南京沦陷时,他失去了五世同堂的家族,只剩下与太爷相依为命,此时的他内心充满恐惧与麻木,唯一的念头就是“活下去”;逃亡至宜昌后,他与夏橙组建家庭,生下儿子莫等闲,却因战乱再次被迫迁徙,这份对家庭的牵挂让他开始萌生守护的责任感,他悄悄将农具改造成武器,为房屋加固防御,展现出“未雨绸缪”的生存智慧;而当日军闯入戈止镇,烧毁家园、残杀村民,将他最后的安稳彻底击碎时,莫得闲终于完成了终极觉醒,从“就这样吧”的苟安心态,转变为“就不这样子”的决绝反抗。肖战精准捕捉到了角色这一复杂的心理变化,用极具感染力的表演传递出小人物的内心挣扎:面对日军时,他会因恐惧而肌肉颤抖、喉结滚动;守护家人时,他会眼神坚定、声音嘶哑;引爆炸弹前,他抚摸儿子脸庞的温柔与赴死的决绝形成强烈反差,让观众看到了英雄背后的凡人之爱。

影片的群像刻画同样精彩纷呈,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,共同构成了抗战年代的众生相。彭昱畅饰演的防空炮长肖衍,是与莫得闲形成鲜明对比的“渣兵”形象——他带着一门五年没响过的机关炮一路溃逃,充满了军人的迷茫与怯懦。但在戈止镇的坚守中,他从莫得闲身上看到了普通人的勇气,最终驾驶装满炸药的卡车冲向日军坦克,完成了军人尊严的救赎。杨新鸣饰演的老太爷,则是民族精神的象征,这位看似疯癫的老者,始终背着祖宗牌位,在关键时刻挥舞着豁口的斧头追杀敌人,用“你打我玄孙,我也是你曾孙”的荒诞台词,传递出家族传承与民族大义的重量。周依然饰演的夏橙,没有传统战争片女性角色的柔弱,她泼辣果敢、临危不乱,在战斗中与丈夫并肩作战,成为莫得闲最坚实的后盾。还有听力受损却天真懵懂的莫等闲、虚伪残暴的日军指挥官大河原、从麻木到觉醒的普通村民,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,共同诠释了“像一群人一样前赴后继”的深刻内涵。

这些角色的魅力,在于他们的真实性与复杂性。影片没有回避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恐惧、自私与犹豫:面对三名日军侦察兵时,有人误将其认作国军上前攀谈而被刺死,有人刺刀抵住敌人要害却不敢下手反被杀害。这种对人性弱点的坦诚呈现,让后续的觉醒与反抗更具力量。兰晓龙曾说:“写人,我们设定莫得闲是老实人,其他家人一个比一个‘皮’,行为方式更荒诞;写事,团队布置了很多生活化的场景,比如莫得闲一家经历生死离别后,回家第一件事是做饭吃顿热乎的。”正是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,让角色摆脱了符号化的塑造,成为真正能引发观众共情的身边人。

艺术表达:荒诞与沉重交织的叙事革新

作为“国剧铁三角”孔笙、兰晓龙、侯鸿亮联手打造的电影作品,《得闲谨制》在艺术表达上展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,它打破了传统抗战片的叙事节奏与视听语言,用荒诞幽默的笔触消解沉重,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深化主题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。

影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,是黑色幽默与荒诞美学的巧妙运用。开篇不久,老太爷跳江自尽却被船绳挂住,莫得闲救人时情急之下扯坏夏橙的旗袍,换来四个响亮的耳光;戈止镇的牌匾被肖衍不小心写成“武”字,却被日军误认作“武镇”而闯入;90岁的老太爷挥舞斧头追杀坦克,看似荒诞的画面背后,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极致反讽。这种荒诞感贯穿全片,让观众在苦笑中体味历史的荒谬与无奈。

在视听语言上,影片同样展现出精湛的工艺水准。孔笙导演特意采用胶片摄像机拍摄黑白默片作为转场,搭配《松花江上》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民国歌曲,营造出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与怀旧感。这种复古的影像风格与现代的叙事节奏形成巧妙融合,让观众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历史的厚重。影片的镜头语言极具表现力:大量的特写镜头捕捉角色的微表情,尤其是肖战饰演的莫得闲刻字时专注的眼神、反抗时坚毅的面容,让角色的内心世界直观可感;全景镜头展现戈止镇的山水风光与战争后的废墟景象,形成鲜明对比,凸显“桃花源”的脆弱与战争的破坏力。

隐喻与象征的密集运用,让影片的主题表达更具层次感。“戈止镇”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隐喻,“止戈”象征着百姓对和平的向往,而误写的“武”字,则预示着“以武止戈”的必然结局。莫得闲腰间挂着的墨斗,而非战士的子弹袋,象征着他始终是个工匠而非天生的勇士,拿起武器只是为了守护家园。儿子莫等闲的名字源自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”,既寄托了父亲对儿子的期许,也暗含着民族觉醒的紧迫感。片尾曲选用《恭喜恭喜》更是神来之笔,这首如今的新年歌曲,原本是1945年为庆祝抗战胜利而作,歌词中的“冬天”“冰雪”隐喻战争的煎熬,在此处响起,既是对“劫后余生”的庆幸,也是对和平的珍视,余味悠长。

历史与时代价值:微观叙事中的民族精神

《得闲谨制》的深刻之处,在于它以小见大,通过一个小镇的存亡,折射出整个民族的抗战历程。影片没有聚焦于波澜壮阔的正面战场,也没有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,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战争洪流中的“无名之辈”——他们是工匠、是溃兵、是农妇、是老者,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用最卑微的方式守护着最珍贵的家园。这种微观叙事的方式,让抗战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触,也让观众深刻理解到,抗日战争的胜利,正是由千千万万个“莫得闲”用鲜血和勇气铸就的。

影片对“家”与“国”关系的诠释,极具现实意义。在影片中,“家”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老太爷背上的祖宗牌位,是夏橙不忘上锁的宅院,是莫得闲为儿子打造的玩具,是一家人历经生死后吃的一顿热乎饭。正是对这个具体而微的“家”的守护,让莫得闲们从苟且求生走向奋起反抗,让“守家”的个人诉求升华为“卫国”的集体行动。这种从“小家”到“大家”的升华,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“家国同构”的文化传统,也让当代观众明白,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对身边人、对脚下土地的珍视与守护。

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,《得闲谨制》的上映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。它跳出了传统抗战片的叙事窠臼,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复述或对英雄人物的歌颂,而是深入挖掘战争中的人性光辉与民族品格。影片告诉我们,英雄并非天生,而是在绝境中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;抗战精神也并非遥不可及,而是融入在每个中国人骨血中的坚韧与勇气。

走出影院,《得闲谨制》四个字依然在脑海中回荡,莫得闲刻字时专注的眼神、老太爷挥舞斧头的决绝、夏橙守护家人的坚定,一个个鲜活的画面交织成一幅生动的“男女老少”抗战图景。这部影片最动人的地方,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年代普通人的微光——他们或许胆怯、或许自私、或许平凡,但当家园被摧毁、当亲人被残害、当活路被堵死时,他们总能迸发出惊人的勇气,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家园的长城。